



中武
186
2



岡氏
杏庵

岡氏
杏庵

辨證錄卷之二

松井家藏

中風門

人有入室向火、一邊熱而一邊寒、遂致左頰出汗、偶爾出戶為賊風所襲、覺右頰拘急、口喎於右、人以爲中風之症也、而余以爲非中風也、乃向火而火逼、其熱以併於一邊耳、若作風治、而中實無風、和其氣血、而佐之以解火之味、則火平而喎斜自正也、方用和血息火湯、升麻一錢、當歸五錢、黃芪三錢、防風三分、秦朮一錢、白芷五分、桂枝三分、天花粉二錢、甘草一錢、麥冬三錢、玄參五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而喎斜正矣、方中以補血補氣爲先、而佐輔之藥、多用陽明之味者、何居、蓋陽明之脉、起於鼻

中風門

交於頰中循鼻外入上齒中是兩頰與齒正陽明之部位也升
 麻白芷乃陽明經藥也故用之以引入於齒頰而秦艽能開口
 噤防風能散風邪桂枝實表而固營衛與歸芪玄麥同用自善
 通經絡而活臟腑使真有風邪亦於何處存活矧原無大風之
 犯不過些小之風乎自然效應如桴鼓也

此症亦可用
 偏解散

當歸炒梔子生地各三錢烏藥防風白芷各三分半夏一錢
 黃芪茯苓各一錢白芍五錢秦艽一錢水煎服

人有久痢之後一旦昏仆手撒眼瞪小便自遺汗大出不止喉作
 拽鋸之聲人以為中風之症也而余獨以為不然蓋此病乃下
 多亡陰陰虛而陽暴絕也本不可救然急灸其氣海之穴而陽
 氣得續亦有生者雖然陽氣回而不用補氣之藥陽氣隨回而
 隨絕也方用獨參湯人參三兩附子三分煎湯灌之而人不死



矣天氣海之穴前與丹田相通乃生氣之原也故灸之而陽回
 非助之以人參則氣回於無何有之鄉而不能生生於無盡徒
 為接續又何益乎此人參所以為奪命之藥歟

此症亦可用參朮加桂湯
 人參二兩白朮二兩肉桂一錢水煎灌服

人有兩手麻木而面亦麻者人以為中風將現之症也誰知乃氣
 虛而不能運化夫血乎夫頭乃六陽之經而面尤陽之外見也
 氣旺則陽旺氣衰則陽衰陽旺則氣行夫血而面乃和陽衰則
 氣滯於血而面乃木矣面既木矣而陽氣之衰可知何能運動
 於臂指間母怪兩手十指盡麻也治法宜補其氣之虛通其陽
 之閉方用助陽通氣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黃芪五錢防風五
 分當歸三錢葳蕤五錢廣木香三分附子二分烏藥二錢麥冬
 二錢茯苓三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手之麻木解

矣再服二劑而面之麻木亦解矣更服二劑不再發此方大補其氣氣旺而血行又何麻木之有

此症亦可用助氣解麻湯

人參三錢白朮黃芪麥冬各五錢當歸荆芥各二錢烏藥八分附子一分柴胡八分半夏一錢水煎服

人有身忽猝倒兩目緊閉昏暈不識人即子孫亦不相識人以為中風之危症也誰知絕非中風乃心氣之乏絕乎夫身中未有不痰盛者也痰盛則直走心經而心氣之絕則痰涎壅住於膻中而不能開矣雖膻中為心君之相痰來侵心膻中先受所以障心而使痰之不能入也然則膻中本衛心以障痰何反壅痰以害心乎不知心氣既虛而膻中亦虛矣膻中既虛僅可障痰以衛心力難祛痰以益心也况痰氣過盛犯心甚急膻中堅閉夫膜膈使痰之不入而心氣因之不通不能上通於大督故目

緊閉而不識人也治法急補其君相之火而佐之祛痰之味心氣一通目自開而人自識也方用四君子湯加減用之人參一兩白朮二兩茯苓三錢附子一錢竹瀝一合薑汁一合菖蒲三分水煎服一劑而目開再劑而人識矣此方用參朮以救心氣之絕然非假附子之力斷不能破圍而直入即用附子而不用竹瀝薑汁則痰涎間隔恐附子孤軍難於斬殺耳又佐之菖蒲者借其向導引附子羣藥徑達心宮易施其祛除之力也

此症用加味三生飲亦神效

人參白朮各一兩附子南星半夏菖蒲遠志各一錢生棗仁三錢水煎服

人有素性好飲兩臂作痛服祛風治痰藥更加麻木痰涎愈盛體軟筋弛腿膝拘痛口噤語澀頭目暈重口角流涎身如蟲行搔起白屑人以為中風之症已成也誰知是脾氣之不足乎凡人

後天全藉飲食之補益，若飲食過多，反傷脾氣，何能受益？况酒能散人真氣，少飲則益，多飲則損，日日貪杯，臟腑之間無非糟粕之氣，欲真氣之無傷得乎？故體軟筋弛，脾虛不能運也，痰涎加盛，脾虛不能化也，腿膝拘痛，脾虛不能行也，口噤語澀，脾虛氣難接也，頭目暈重，脾虛氣難升也，至於流涎起屑，一則脾虛而不能攝，一則脾虛而不能潤也。以上諸症，總皆脾氣虧損之故，方用六君子湯加味治之。人參五錢，白朮一兩，甘草一錢，半夏二錢，陳皮五分，附子三分，茯苓三錢，連服十劑而愈。六君子湯，耑補脾氣之藥也，而又兼善治痰，然非加入附子，則不能走經絡而通血脉，或疑白朮太多，不知白朮健脾而更善去濕，多用始能利腰膈而升陽氣，則陽不下陷，而脾得建其運化之功也。

此症用參朮去

濕湯亦妙

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半夏附子各一錢，

山藥一兩，薏仁三錢，砂仁三粒，水煎服。

人有怒後吐痰，胸滿作痛，服四物二陳之湯，加芩連枳壳之類，杳無一應，更加祛風之味，反致半身不遂，筋漸攣縮，四肢痿軟，日晡益甚，內熱口乾，形體倦怠，人以為風中於腑也，誰知是鬱怒未解，肝氣未舒所致，本無風症，治風而反為風，藥所損，損氣傷血，以成似中風之病也。治法必須仍解其鬱怒，而佐之補氣補血之劑，益陰益精之味，庶幾可救耳。方用舒怒益陰湯，熟地一兩，當歸五錢，茯苓二錢，甘草五分，白芍一兩，陳皮五分，麥冬三錢，丹皮三錢，柴胡一錢，白朮二錢，人參一錢，水煎服，十劑而筋不攣縮矣，再十劑而四肢不痿軟矣，後純用六味湯，大劑煎飲，二月而半身皆遂矣。此方即逍遙散加味者也。用參熟麥丹於

逍遙散中實有妙義蓋逍遙散為解鬱之聖藥鬱散而得補則補始有功而方中全在用白芍至一兩以平肝氣肝平則木不尅土而土有生氣况又有健脾開胃之品以輔佐而相成所以能反敗為功也

此症用加減逍遙散亦驗

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白朮當歸生地各三錢甘草炒梔子半夏各一錢青皮五分水煎服

人有懷抱鬱結筋攣骨痛喉間似有一核結住不下服烏藥順氣散等藥口眼歪斜兩臂不能伸舉痰涎愈甚內熱晡熱人以為偏枯之漸也誰知是肝木之不舒乎夫木最喜水木鬱則耗水矣水耗而木更難舒木既不舒而木中之火又安得而舒乎自然本來尅土而脾胃兩傷脾熱胃燥內自生風而現風象正不必外來之風入始見歪斜之症也治法自必補脾胃之土矣然

而徒補脾胃之氣而肝來尅土脾胃仍不舒也必須摠肝以扶脾胃之為得耳方用舒木生土湯白芍五錢茯苓三錢山藥一錢生棗仁二錢遠志一錢甘草五分白朮三錢熟地五錢鬱金一錢人參一錢麥冬二錢當歸二錢玄參三錢水煎服此方心脾胃肺肝腎兼治之藥也何以謂之舒木生土湯不知方中雖是兼治之藥而實為專治肝經也治心者不耗肝氣也治腎者所以生肝也治肺者使其不來尅肝也治脾胃者使其不來仇肝也故用羣藥無非滋肝以舒木木舒矣而脾胃有不得其天者乎此舒木生土之名實有微意耳

此症用疏木飲亦佳

柴胡薄荷甘草蒼朮白芥子各一錢白芍五錢茯苓三錢丹皮生地各二錢青皮五分水煎服

有人一時猝倒口吐痰涎發狂號叫自坐自起自立自行目不識

人身中發斑數日後變成瘡癩者此謂真正中風蓋其人元氣未虛一時為風邪所中正氣既盛而邪氣又不弱正與邪相戰兩不肯負於是而痰涎生於是而狂叫起心中如焚坐立不安行止不定目不識人內熱既盛必由內而發於外故紅斑燦爛於皮膚火毒難消於肌肉因變為瘡為癩譬如人家門戶既牢主伯亞旅又健突來強盜劈門而入兩相格鬪因而火攻焚殺反成焦頭爛額之傷矣治法不必助正而惟事祛邪掃蕩賊風而正氣已安方用掃風湯荆芥五錢防風三錢半夏三錢陳皮一錢天花粉一錢五分茯苓三錢黃芩二錢蘇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狂定二劑而痰消三劑而斑化瘡癩亦尋愈矣此等之症萬人中生一者也人亦不知是中風之真症吾獨表而出之使人知真中風之如此而類中風可照症而治之也

此症用排風

飲殊效

大黃酒蒸三錢丹皮五錢甘草防風天麻天南星各一錢人參一兩柴胡三錢黃芩蘇葉荆芥各二錢當歸三錢水煎服

人有素多內熱一旦顛仆目不識人左手不仁人以爲中風之症誰知此乃腎水不足以養肝肝木太燥木自生風而自仆非真中風也若作風治鮮不立亡即作氣虛治亦陽旺而陰愈消非恰中病情之法必須仍補腎水以生肝木則木得其養而左手之不仁可以復愈方用六味地黃湯加味治之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山藥四錢茯苓三錢丹皮三錢澤瀉一錢白芍一兩當歸五錢白芥子三錢柴胡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目能識人四劑而手知痛癢十劑全愈矣夫六味地黃丸料非治中風之藥也今用之以滋其腎水又用芍藥當歸以平其肝木柴胡白芥子以疏通肝氣而消其兩脇之痰水足而木自條達痰去而氣自

流通內熱頓除外體自適亦何至左手之不遂哉

此症用潤燥丹亦效

熟地二兩白芍一兩柴胡五分天花粉三錢水煎服

有人身忽自倒不能言語口角流涎右手不仁肌膚不知痛癢人以爲氣虛而中風也夫氣虛則有之而中風則未也此病乃心氣既虛不能行氣於胃而胃氣又虛則胃自生熱蒸其津液結爲痰涎壅塞隧道不能行氣於心即堵截其神氣出入之竅故神明昏亂神明無主則舌縱難言廉泉穴開而口角故流涎沫也一身能運者全藉氣以行之今氣既大虛不能行於四肢則手自不仁右手者尤氣之所屬也氣不能行於肌膚則痛癢不知矣此等之症若作風治未有不死者即於補氣之中加入祛風之藥亦止苟延性命必成半肢之風症矣故半肢之風皆錯

○治中風而成之也治法官用六君子湯加入附子治之人參一兩白朮二兩黃芪二兩半夏三錢茯苓五錢甘草一錢附子一錢陳皮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出聲二劑而痰涎收一連十劑而前症盡愈夫參苓芪朮補氣之聖藥也加入附子則將軍有威令遍達於諸經之內豈獨心胃相通使痰涎之不壅塞乎所以奏功之能神也

此症用釋躁湯亦佳

玄參一兩荆芥三錢天花粉三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茯苓三錢菖蒲附子各三分水煎服

有人無故身倒肉跳心驚口不能言手不能動足不能行痰聲如鼾惟雙目能動者人以爲因痰而中風也嗟乎此痰病而非中風也天下怪病多生於痰而痰病多成於濕痰濕結而不散往往有見鬼神而猝倒者此病之無故身倒亦其一也醫工不知

為痰濕之氣見其倒而即呼為中風悞矣然則治此病不治痰而治風適足以招風而生變即不治風而惟治痰亦不能消痰而弭災必須大補其氣血氣旺而痰自化血盛而痰自去也方用十全大補湯人參五錢黃芪一兩當歸五錢白芍三錢茯苓五錢白朮五錢甘草一錢熟地一兩川芎二錢肉桂二錢水煎服一劑而口能言二劑而心驚肉跳者止三劑而鼾聲息十劑而手能動足能行矣又二十劑而氣血重旺一如無病之人此等之症世人皆以風治多致債事苟不治風而惟治氣血之虛斷不至變生不測者也或謂補虛則風自出用十全大補之湯而能愈中風者是也誰知類中風之病絕無風也非必補虛而風始出耳

此症用扶傾湯亦妙

人參當歸茯苓各五錢半夏二錢附子破故紙各一錢黃芪麥冬各一兩砂仁三粒白朮五錢水煎服

有人一時猝倒痰涎壅塞汗如雨出手足懈弛不收口不能言囊縮小便自遺人以為中風急症誰知是陰陽兩脫乎此至危之病刻不可緩生死在反掌之間也若作風治下口立亡必須用三生飲救之人參二兩生附子一枚生天南星五錢生半夏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囊縮伸小便止再劑而口乃能言矣始可別用湯劑也世人疑三生飲過於猛烈不知病來甚暴非此等斬關奪門之藥何能直入臟腑而追其散失之元陽故必投於人參數兩之中始可奪命於須臾也否則斬關而關不能開奪門而門不得進惟是關門既開而前藥又不可再用另用人參一兩白朮二兩茯苓五錢當歸一兩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麥冬一兩半夏三錢水煎服方名濟急丹連服二劑而元氣日旺虛

汗不流手足可以運動而無癱瘓之憂也譬如破城而守內無糧草則士有飢色今關門大開搬輸挽運而入者皆糗糧米穀則倉廩既實兵馬有飽騰之氣賊自望風而飛遁矣倘仍用附子南星之屬未免過於酷烈民已歸誠而猶用虎賁之士遍城搜糧其損傷元氣不又多乎妙在不用附子南星而反用當歸熟地山茱萸麥冬資陰之品蓋從前斬關奪門之時未免斬殺太甚搶劫無遺臟腑必有焦枯之苦今一旦得資財接濟真不啻恩膏之賜矣

此症用救脫飲亦甚效

人參一兩白朮二兩附子一錢乾薑半夏各三錢貝母一錢水煎服

有人口眼喎斜身欲顛仆腹中鳴如囊裏漿之聲人以為此中風之症內有水濕之氣也而余以為不然夫水濕之氣由於脾氣

之虛也脾氣不能運化乎水而水乃停積不化下不能行必湧而上行矣於是湧於頭而作暈湧於口眼而為喎斜水氣既在於上則頭重而足輕故身欲時時顛仆有似乎中風而實非中風也方用分水止鳴湯人參五錢白朮一兩車前子三錢茯苓一兩肉桂一錢半夏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腹中之鳴止而口眼亦平復矣此等之症原無風之可祛故不必祛風單健其脾土之氣而土勝自能制水又虞徒消其膀胱之水恐水冷不化又補其命門之火以生脾土則土有先天之氣益足以制其後天之狂瀾大地陽回而溪澗之水無非春氣薰蒸則膀胱不寒尤能雪消冰解而無阻隔之嘆下河疏通而上游又何患壅塞而成泛濫之害哉或曰口眼喎斜實係風症安在水氣而能使之然也不知水寒則成冰凍口眼處於頭面之間一邊吹寒風

而成喎斜，似乎中風，然而風在外，而不在內也。風既在外，不入於腠理之中，何必加祛風之劑哉。

此症亦可用木苓加桂湯
白朮茯苓各一兩肉桂三錢水煎服

有人猝倒之後，致半身不遂，人以為中風而成偏枯也。誰知因治中風而成偏枯乎？夫中風之症，萬人中而間生一二者也。豈可因一時猝倒，即認作中風而治風乎？此中原無風邪，因氣虛而猝倒，大用補氣之藥，而少佐以消痰之味，焉有成偏枯之症乎？惟其過於祛風，以耗其氣，必至右身之不遂，或過用祛風，以耗其血，必至左身之不遂矣。夫猝倒之時，本正氣之不能主宰也，乃不補氣而轉虛其氣，欲氣之周遍於身，何可得乎？天下至悞者，謂中風有中經中絡中臟中腑之分也。自此言出，世遂信風初中絡，不可引之入經，風既中經，不可引之入腑，風既入腑，不

可引之入臟，於是諸般風藥，雜然亂投，而民生不可救藥矣。臟腑經絡，未嘗有風，而必欲強用風藥，成偏枯之症，猶其幸也。蓋臟腑既無風症，即是元氣未虛之人，尚不禁風藥之侵耗，况係羸弱之子，搖搖靡定之身乎？今不致死亡而成偏枯者，亦因其於補正之中，而用祛風之劑，故猶存殘喘耳。然則已成偏枯之症，其可再用風藥乎？方用全身湯，人參二兩，白朮二兩，茯苓一兩，半夏三錢，附子三分，神麩一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手足能舉矣。再用四劑，而步履如故，身臂皆輕，或疑偏枯之病，似非急症，可比何必大用參朮，不知猝倒之後，非重用參朮，則元氣不能驟復，與其日後而多用補劑，零星而期久效，何若乘其將絕未絕之先，急為多用而救之也。

此症用全身
飲亦妙

人參黃芪巴戟天各一兩半
夏三錢附子一片水煎服

有人猝倒之後、遍身不通、兩手兩足不收者、人以為中風而成難
瘕也、不知此乃血虛而氣不順也、夫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
能步、今不能握、不能步者、正坐於血虛耳、然而氣血未嘗不相
兼而行者、使血虛而氣順、則氣能生血、而血尚足以供手足之
用、今氣既不順、是氣與血有反背之失、欲血之蔭手足也、何可
得乎、故不獨手足不收、而且一身盡不通也、夫手足不收者、猶
在四隅之疾、而一身不通者、實腹心之患也、此即所謂風痲之
症也、名為風痲、實無風也、方用四物湯加味治之、熟地一兩、當
歸一兩、白芍五錢、川芎二錢、人參二錢、半夏二錢、黃芪三錢、水
煎服、二劑即知痛癢、服十劑即能步履矣、再服十劑全愈、若作
中風治之、則風藥必耗燬其血、血乾而氣益不順、氣既不順、而

血益加虛、必變為廢棄之人矣、

此症可用滋

血通經湯

當歸熟地各一兩、黃芩麥冬各五錢、北
五味子天花粉秦艽各一錢、水煎服

有人猝倒於地、奄忽不知人、人以為中風之重症也、然而非風也、
乃氣虛而不能接續耳、既無口眼之喎斜、又無手足之麻木、是
全無風象、若作風治、勢必引風入室耳、世人謂中風之症、必須
填塞空竅、使風之不能入也、今反用風藥、以治無風之症、安得
不開其腠理哉、腠理既開、位府大泄、欲風之不入、其可得乎、夫
氣虛而不能接續、以致猝倒、奄忽而不知人、本是風懿之病、未
嘗內有風也、世人不察、必欲以中風治之、悞矣、方用六君子湯
治之、人參五錢、白朮一兩、甘草一錢、茯苓三錢、半夏三錢、陳皮
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即能知人、二劑全愈、蓋不治風、而反奏功

也。

此症用續氣湯亦效

白朮五錢、人參、白芥子、白芍各三錢、甘草一錢、枳殼三分、砂仁一粒、水煎服。

有一時猝倒，狀似中風，自汗不止，懶於語言，人亦以為中風也。誰知亦是氣虛乎？夫猝倒已似中風，更加自汗，此虛極之症，乃亡陽而非中於風也。亡陽之症，必須參附以回陽，始有生機。倘以為中風，而用風藥，有立亡而已矣。方用參芪歸附湯救之，人參一兩、黃芪二兩、附子三錢、當歸一兩，水煎服。一劑而自汗止，再劑而言語出，四劑而神氣復矣。或曰猝倒之後，既無五絕之虞，不過自汗多與言語懶耳，似乎可以緩治，何必藥品之多如此？不知此症看其似輕而實重，看其似緩而實急。天下初病易於圖功，而久病難於着力，況亡陽之症，元氣初脫，有根易於重活。

而無根難於再續，故必乘此將亡未亡之時，以大補其氣血，實省後日無數之挽回也。苟畏藥品之多，因循退縮，坐失機宜，而不敢多用參芪，迨至日後百劑，而不能見效矣。

此症亦可用龜螭神膏

人參、黃芪各一兩、麥冬、五錢、北五味、蜀漆各一錢、肉桂二錢、牡蠣、龜膏各三錢，水煎服。

有人身未猝倒，而右手不仁，言語蹇澀，口中流沫，人以為半肢風也。然而非外來有風，乃本氣自病，所謂中氣不病也。夫氣何以曰中，因其似乎中風，而又非中風，故別其名曰中氣。其實乃氣虛，而非氣中，因其氣虛，故不中於左，而中於右。蓋人身左屬血，而右屬氣也。惟女子則右為血，而左為氣。今所言之病，乃男子耳。男子既右手之不仁，非氣虛而何？既是氣虛，可不急補其氣乎？一補氣，而右手之不仁，隨補而隨效也。方用至仁丹、人參一

兩、白朮一兩、黃芪一兩、茯苓三錢、半夏三錢、肉桂二錢、薏仁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服而語言清、再服而涎沫止、十服而不仁者愈矣、此補氣之妙也、或疑既是氣虛補氣可矣、何以必多加消痰之藥、豈氣旺而不能攝水、氣盛而不能化水耶、至加肉桂以助火、不更多事乎、不知氣虛者、未有不脾胃寒也、脾胃既寒、難以運化、水穀不變精、而變痰矣、故氣虛者、痰盛、痰即欺氣之虛、而作祟、上述心而旁及於手足、故身欲仆而手不仁、口吐涎沫耳、乃用參芪以補氣、復用苓朮以健土治濕、則痰無可藏之經、更加半夏薏仁、以逐其已成之痰、則未成痰涎、又安能再化哉、猶恐脾胃久寒、一時難以建功、增入肉桂以補其命門之火、則火自生、土土旺而氣自鬱蒸、氣有根蒂、臟腑無非生氣、而經絡皮肉、何至有不通之患哉、

此症亦可用固氣收涎湯

人參一兩、白茯苓遠志山藥各三錢、半夏二錢、麥冬炒棗仁巴戟天各五錢、附子三分、水煎服

有人身未顛仆、左手半邊不仁、語言蹇澀、口角流涎、人亦以為半肢風也、然而此非風也、乃血虛之故、血不能養筋脉、有似乎中耳、夫中氣病速、而易於奏功、中血病緩、而難於取效、蓋中氣陽症、中血陰症、陽速而陰遲耳、方用生血起廢湯、歲蕤二兩、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當歸一兩、茯苓五錢、白芥子五錢、水煎服、一劑而語言清、十劑而涎沫止、三十劑而不仁者愈矣、愈後前方中、加人參三錢、黃芪五錢、減當歸五錢、再服二十劑、一如無病人矣、或疑歲蕤之藥、過於中和、不若用四物湯之流動、雖白芥子能消膜膈之痰、然用至五錢、未免過多、起首口角流涎、自宜多用、至於後來似可少減、何以始終用至五錢耶、不知血病多

痰消痰始能補血况中血之病血虛之極膜膈之間無非痰也非多用白芥子斷不能消白芥子消痰而不耗氣且能助補血之藥以生血故始終之所必需但其力少薄不比半夏貝母之力厚是以必宜多用而不可少用也四物湯雖是補血之聖藥而白芍非中血之宜川芎亦過於動故特用葳蕤者以葳蕤生血而又能起廢同熟地當歸用之尤善建功實勝於四物湯耳且葳蕤之藥暫用則難於取勝久用則易於建績以之治緩病實有相宜况多用至二兩其力更厚用之為君主之藥又相佐得宜故始終任之而攸利也

此症用益陰生血湯亦佳

熟地一兩茱萸白朮白芍麥冬各五錢人參二錢白芥子三錢五味子五分水煎服

有人頭面腫痛口渴心煩一旦猝中手足抽搐言語不出口眼喎

斜人以為中風也誰知是中火也夫火生於木之中火藉風之力似乎中火即中風也人謂不解其風則火從何而息嗟乎中火而祛風非所以治火也火所最惡者水也祛風以息火則火之焰少戢而火之根未除滋水以救火則火之光自消而火之性盡滅是祛風以治火不若滋水以治火也况中火之症內實無風用祛風之藥則毛竅盡開反足以通火之路火之路開而風反得入之矣火得風之威風恃火之勢本非中風欲不變為風症而不可得矣治法貴乎補水而不必用祛風之藥也方用滅火湯玄參三兩沙參二兩白芥子三錢茯苓一兩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心煩定二劑而口渴除三劑而語言清四劑而喎斜正十劑而手足不抽搐矣蓋玄參能消浮遊之火况益之熟地沙參茱萸麥冬五味

之類純是補水添精之味自然水足而火衰何必用風藥以搜風哉倘於補水之中少加風藥則於補水添精反多牽制而不能奏功矣或曰不用風藥是矣獨不可用涼藥以解氣乎不知此火乃虛火而非實火也實火可用寒涼以直治而虛火斷不可用寒涼以增其怒也况玄參微寒未嘗不於補中以瀉火何必更用寒涼哉

此症用二冬二皮湯亦妙
麥冬天冬地骨皮丹皮各二兩水煎服

有人一時猝中手足撻搐口眼喎斜然神思則清言語如故人以爲陽虛中風也而孰知不然夫陽虛猝倒未有不神昏者也今猝倒而心中明了狀似陽虛而非陽虛此乃陰虛之中耳夫陰虛非血虛之謂蓋真陰之虛腎水乾枯不能上滋於心故痰來侵心一時迷亂而猝中及痰氣既散而心之清如故也作中風

治非其治也卽作中氣治亦非治法惟有直補其腎中之陰則精足而腎自交於心而心之液自流行於各臟腑而諸症自痊也方用填陰湯熟地四兩山茱萸二兩北五味三錢麥冬一兩山藥一兩白芥子五錢破故紙一錢牛膝三錢附子一分水煎服一劑而撻搐除再劑而口眼正一連十劑而平復如常矣夫熟地山茱萸山藥實填精之聖藥而麥冬北五味又益肺之仙丹蓋單補腎水恐水不能速生故又補其肺使肺金以生腎水子母相資更易滋潤也又慮陰不下降用破故牛膝下行以安於腎宮則濁陰不致上干而真陰自然既濟矣復加附子一分者以陰藥太多未免過於膩滯少加附子以行其真陰之氣非假之以助其火也水得火之氣則水尤易生母怪其奏功之奇矣

此症用清寧湯亦效

熟地麥冬各二兩北五味三錢芩實巴戟天兔絲子各一兩水煎服

有人平居無恙只覺手足麻木尚無口眼喎斜等症人以為風中於內三年後必有暈仆之症矣勸人預服搜風順氣等藥以防猝中其論則是而所用之方非也手足麻木乃氣之虛非氣之不順也即氣之不順非風之作祟也人苟中風其來甚暴豈待至三年之後而始發哉然而氣虛能使手足麻者何故蓋氣一虛即不能化痰痰聚於胸中而氣即不能通於手足也治法於補氣之中而佐以消痰之味則得之矣方用釋麻湯人參一錢當歸三錢黃芪三錢茯苓三錢半夏一錢白芥子一錢陳皮一錢白木三錢甘草五分附子一分柴胡八分水煎服一連四劑而手足自然不麻木矣倘仍然麻木前方加倍再服四劑未有不愈者蓋麻木於手足此四餘之輕病原不必重治之也今

人因不知症所以取效之緩遂疑為重症於是風藥亂投反致變輕為重矣苟知是虛而非風一治虛而風象滅矣何難之有

此症用芪附湯亦妙

人參茯苓神各三錢白木黃芪各五錢附子二分水煎服

有人遍身麻木而身又不顛仆狀似中風然而風則有之而非中也此等之病不可不治風而又不可直治風也不治風則風不能出於軀壳之外直治風則損傷氣血風又欺氣血之虛反客為主而不肯去必須於補氣補血之中而佐之祛風祛痰之品則氣血不傷而風又易散也方用解縛湯黃芪一兩當歸五錢人參五錢附子一錢白芍五錢葳蕤一兩白木五錢熟地五錢天花粉三錢秦艽三錢羌活一錢水煎服一連四劑身知痛癢矣十劑全愈同一麻木之症何以上條用藥之少而此條用藥

之多、且重耶、蓋上條麻木、止在手足、尚無風之入體也、此條麻木、在於遍身、是風乘虛而入腑矣、原不可同日而語也、故上條可以輕治、而此條、非重治、斷難奏效耳、

此症用順氣和血湯亦大佳

當歸三錢、白朮五錢、黃芪五錢、人參二錢、附子一片、天麻、南星、羌活、獨活、各五分、半夏一錢、水煎服

有人天稟甚厚、又素好燒酒、一時怒氣相激、致成口眼喎斜、有似中風、而未嘗身仆、且善飲食、其脉洪大有力、此非風中、乃火盛而肝傷也、此等之症、在西北人甚多、而南人甚少、然而治法、又不可徒洩火、而不養肝血也、方用酒蒸大黃二錢、柴胡一錢、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白芥子二錢、炒梔子二錢、水煎服、方名解焚湯、用大黃以瀉其火、酒之毒、用梔子以洩其肝木之火、用二味祛除、未免過於迅利、復用芍藥當歸、以大補其肝血、蓋血足而

火自息也、加柴胡白芥子、以舒其肝葉之氣、而消其膜膈之痰、痰消而肝氣益舒、肝氣舒而風象自去、倘悞以為中風也、而妄加入麻黃羌活等藥、愈祛風而愈動其火矣、或不去滋肝、而反去補氣、則陽旺、而氣盛、轉來助火、肝中血燥益足、以增添怒氣、勢必火亢自焚、而成猝中之症矣、

此症亦可用寬氣湯

柴胡烏藥秦芫甘草酒蒸大黃各一錢、白芍一兩、茯苓三錢、當歸三錢、天麻防風各三分、天花粉二錢、水煎服

有人猝中之後、手足流注、疼痛久之、則麻痺不仁、難以屈伸、人為中風之傷、以致風濕相搏、關節不利也、而不知不然、此症實因先有水濕、人不知治、元虛之衰、而反去祛風、利濕以成似中風之症也、既因虛而成濕、又因濕而致中、不去治元氣之虛、尚可治風濕之旺乎、然而風濕既已、搏結於一身、但去補氣、而不

○ 去祛風利濕亦非救悞之道也。今用兩利湯，白朮五錢，茯苓五錢，薏仁一兩，人參一錢，甘草五分，白芍一兩，當歸一錢，肉桂三分，防風五分，半夏一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疼痛止，再服十劑，而麻痺愈，再服十劑，而屈伸盡利矣。方中補多於攻，用防風以散風，而不用澤瀉豬苓以利水，蓋因虛而成風濕，既祛其風，何可復瀉其水，况方中白朮薏仁未嘗非利水之藥也。於補水之中，以行其利水之法，則水易流，而無阻滯之虞。水濕既去，而風難獨留，故少用防風以表邪，而孤子之風邪無水，艱於作浪，不必多用風藥，而風無不除也。

此症用至仁湯亦能收功

白朮黃芪白芍天花粉各三錢 茯苓五錢 車前子一錢 防風五分 甘草五分 肉桂三分 益智仁五分 水煎服

痺證門

○ 人有兩足牽連作痛，腹又微澹，人不能寐，臥倒足縮而不能伸，伸則愈痛者，人以為寒濕之成痺也。誰知是風寒濕同結於大腸乎。夫風入大腸，日日大便，邪似易下，即有濕氣，亦可同散，何以固結於中，而痛形於兩足耶。不知寒邪入腹，而留於大腸，又得風濕相搏，每不肯遽散，因成爲痺耳。治法必去此風寒濕三氣之邪，使不留於大腸，而痺病可愈。然而徒治大腸之邪，而風寒濕轉難去也。又宜益大腸之氣，令氣旺於腸中，而轉輸倍速，則風寒濕亦易祛矣。方用逐痺丹，人參一錢，茯苓五錢，肉桂三分，升麻五分，甘草一錢，薏仁一兩，神麴五分，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而濕去，二劑而風寒亦散也。此方治濕爲多，而治風治寒反輕者，蓋水濕最難分消，治其難而易者更易，况治濕之中，不傷

元氣則大腸自有傳化之妙力能使風寒隨濕而同解也

此症亦可用薏

仁苓木湯

茯苓白朮各五錢薏仁一兩肉桂三分炒荆芥三錢水煎服

人有嘔吐不寧胸膈飽悶吞酸作痛因而兩足亦痛者人以為胃口之寒也誰知是風寒濕結於胃而成痺乎夫胃喜熱而不喜寒胃口一寒邪氣因之相犯風入於胃而不散濕停於胃而不行三者相合而痺症乃成治法祛三者之邪而仍在調其胃氣胃氣健而風寒濕不攻自解也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人參三錢白朮五錢生薑五片陳皮五分甘草五分肉桂五分荆芥三錢茯苓三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更輕連服十劑而飽悶酸痛之證盡去此方開胃而又善分消加之生薑荆芥尤善祛散風寒以離散黨羽故奏功特神也

此症亦可用温

胃消濕丹

人參黃芪茯苓神巴戟天各三錢遠志一錢肉桂三分肉豆蔻一枚益智仁甘草防風各五分水煎服

人有心下畏寒作痛惕惕善驚懶於飲食以手按之如有水聲咽咽人以為水停心下也誰知是風寒濕結於心包絡乎夫水邪犯心則痛風邪乘心則痛寒邪入心則痛是邪無論風寒濕均結成病重則未有不死者今止畏寒作痛而不致有死亡者正心包以障心也然心包既然障心獨當其鋒安得而不痛乎治法自當急祛風寒濕三者之邪使之毋犯心包而心君相安何致心下之痛哉雖然徒祛風寒濕之邪而不補心包之氣則心包太弱而外援之師亦多相欺反成覆亡之禍故必補心包而兼治風寒濕也方用散痺湯巴戟天五錢白朮五錢兔絲子三錢炒棗仁三錢遠志八分山藥五錢蓮子五錢茯苓三錢甘草

三分柴胡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而驚止二劑而胃氣開三劑而水聲息十劑而心下之痛安然也此方之藥似乎單治心也然而心包為心之相臣治心正所以治心包耳譬如君主清明而相臣供職惟謹自能安反側於頃刻也

此症可用巴戟天湯

人參白朮茯苓神巴戟天車前子各三錢山藥一兩半夏肉桂各一錢水煎服

人有小便艱澀道瀦如淋而下身生疼時而升上有如疝氣人以為疝或以為淋而不知非也蓋風寒濕入於小腸之間而成痺耳夫小腸主泄水者也水入小腸何邪不去乃縮住而不流蓋寒與風作祟也治法必須散小腸之風寒而濕氣不難去也然而治小腸必宜治膀胱之為得膀胱利而小腸無不利也雖膀胱亦有痺症而與小腸之痺正無差別故治小腸之痺必當以

治膀胱者治之耳方用攻痺散車前子三錢茯苓三錢薏仁一兩肉桂五分木通二錢白朮五錢王不留行一錢水煎服一連數劑而似淋者不淋似疝者不疝再服數劑而痛如失也此方利濕而又不耗氣祛寒而風自散所以為佳何用逐風之品以損傷臟腑哉

此症可用寄奴湯

白朮一兩茯苓三錢肉桂一錢柴胡一錢劉寄奴二錢水煎服

人有一身上下盡行作痛有時而止痰氣不清欲嗽不能咽喉氣悶胸膈飽脹二便艱澀人以為肺氣之不行也誰知是風寒濕之犯於三焦乎夫三焦主氣而流通於上中下之間者氣也風寒濕感一邪而氣即不能宣矣况三邪搏結安能自舒乎母怪清濁二道舉皆閉塞因而作痛也治法不急祛風寒濕三者之

邪則三焦何以流通哉然三焦不可徑治也治三焦必宜治腎腎氣旺而下焦之氣始通更宜治肺肺氣肅而上焦之氣始降尤宜治脾胃脾胃健而中焦之氣始化理肺腎脾胃之氣而益之散邪之藥則三焦得令而風寒濕不難去也方用理本湯人參一錢白朮五錢麥冬三錢山藥五錢芡實五錢巴戟天三錢肉桂一錢桔梗五分貝母五分白芥子二錢防已三分茯苓三錢蘇蒼草一錢水煎服四劑而上中下之氣乃通一身之病盡解再用四劑諸症全愈此方全去扶肺腎脾胃之氣而輕於祛風寒濕者止所以理其本也理本而攻標在其內矣况原未嘗無蕩邪之藥乎故能建功若是之神也

此症亦可用防

桂朮苓散

白朮茯苓防風各五錢巴戟天三錢肉桂一錢桂枝八分天花粉黃芪各二錢水煎服

人有胸背手足腰脊牽連疼痛不定或來或去至頭重不可舉痰唾稠粘口角流涎臥則喉中有聲人以為此痺症也宜用控涎丹治之而不知非也夫痺雖合風寒濕三氣之邪以成然而人之氣血不虛則風寒濕何從而入風寒濕之入乃乘氣血之虛而侵之也烏可徒治其邪而不補其正乎控涎丹用甘遂大戟以祛邪而無補氣補血之藥往往用之以治痺而不能收功反致敗績者坐此弊也法宜補正而助以祛邪則百戰而百勝矣方名補正逐邪湯白朮五錢薏仁五錢人參一錢桂枝二分茯苓一兩白芥子三錢水煎服三劑輕十劑愈白朮薏仁人參茯苓皆健脾補氣之藥又利水去濕之劑也雖曰風寒濕合而成痺其內最多者濕也濕在經絡腸胃之間最難分化逐其濕而風寒正不必治而自散所以止佐桂枝數分而已足也惟是既

用參朮薏苓以健土而利濕尚何慮痰哉然而風寒濕之邪每藉痰爲奧援故治痺者必治痰今用白芥子膜膈之中痰且盡消其餘各處之痰有不盡消者乎痰消而風寒濕無可藏之藪欲聚而作亂已不可得况正氣日旺哉或曰痺成於氣血之虛治法自宜氣血雙補矣何以方中止用氣分之藥以益氣絕不用血分之藥以益血也不知氣旺自能生血且血有形之物補之艱於速生且恐因循等待有碍生氣之速不若專補其氣而去風去濕去寒之更捷也

此症亦可用

自適湯

黃芪白芍當歸茯苓各五錢陳皮五分半夏羌活甘草各一錢柴胡二錢桔梗五分水煎服

人有肌肉熱極體上如鼠走唇口反裂久則縮入遍身皮毛盡發紅黑人以爲熱痺也夫風寒濕三者合而成痺未聞三者之中

更添入熱痺之謂此乃熱極生風似乎痺症而實非痺症也治法解其陽明之熱而少散其風則得矣不必更治其濕也至於寒邪尤不必顧蓋寒則不熱而熱則不寒耳方用化炎湯玄參一兩甘菊花五錢麥冬五錢升麻三錢羚羊角鈎五分生地五錢荆芥炒三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熱少解再服四劑而諸症盡愈矣方中用玄參菊花生地麥冬解其陽明之火而更退其肺金之炎者以肺主皮毛也然而僅治其胃與肺恐止散其在內之熱而不能散其在外之熱也故又多用升麻荆芥導之出外而不使其內留以亂心君之神明外既清涼而內有不快然者乎至於羚羊角者雖取其散火之毒亦藉其上引而入於唇口之間使縮者不縮而裂者不裂也或謂既是陽明火毒何不

肌肉之處一用大寒大涼之藥則直攻其火必從下泄不能隨
升麻荆芥之類而外泄矣故不用石膏知母而用玄參菊花於
補中表火之為得也

此症用涼散亦效

茯苓薏仁玄參各五錢甘草升麻各一錢炒荆芥一錢甘菊三錢麥冬三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

人有脚膝疼痛行步艱難自按其皮肉直涼至骨人以為是冷痺也夫痺而曰冷正合風寒濕三者之旨也此等之病雖三邪相合而寒為甚蓋挾北方寒水之勢侵入骨髓乃至陰之寒非至陽之熱不能勝之也然而至陽之熱又慮過於暴虐恐至寒之邪未及祛而至陰之水先已熬乾真水潤而邪水必然沉濫邪水盛而寒風助之何以愈痺哉方用真火湯治之白朮五錢巴戟天一兩附子一錢防風一錢牛膝三錢石斛三錢革薺二錢

茯苓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皮肉溫矣又服四劑而骨髓熱矣再服四劑脚膝之痛去更服四劑而步履無艱難之態矣方中用巴戟天為君補火仍是補水之藥而輔佐之味又彼此得宜不用肉桂當歸之品溫其血分實有意義蓋補氣則生精最速生精既速則溫髓亦速矣若一入血分之藥則沾濡遲滯欲速而不達矣革薺原忌防風使之相畏而相使更復相宜所以同羣而共濟也

人有肝氣常逆胸膈引痛睡臥多驚飲食不思吞酸作嘔筋脉攣急人以為此肝痺之症也夫肝痺是矣而肝之所以成痺者人知之乎雖風寒濕三者成之然亦氣血之不足而成之也肝之血不足而濕邪乘之肝之氣不足而風邪乘之肝之氣血不足而寒邪乘之有此三邪直入於肝經而後肝之血益虧肝之氣

益耗於是肝之魂不能藏於肝之中乃越出而作驚也肝經既病何能生心、心無血養、安能生胃氣哉、胃氣不生、自難消化、飲食不能消化、飲食既不消化、不能變精以分布於筋脉、則筋脉無所養、安得而不拘攣哉、然則治法烏可徒治風寒濕三者之邪、而不顧肝經之氣血耶、方用肝痺散、人參三錢、當歸一兩、用芎五錢、代赭石末二錢、羌活五分、肉桂一錢、茯苓五錢、酸棗仁一錢、丹砂末五分、水煎調丹砂代赭石末同服、一劑而驚止、二劑而胸膈不痛、肝氣不逆矣、再服四劑、而吞酸嘔吐之病痊、筋脉亦不攣急矣、方中用當歸、川芎以生血、加入人參、益氣以開血、引代赭石去通肝氣以佐、川歸之不逮、氣開血通、而後邪可引而出矣、又加肉桂以辟寒、加茯苓以利濕、加羌活以除風、

則邪自難留、而魂自不亂矣、所以益之棗仁丹砂、收驚特速也、

此症用二水救

痺飲亦效

白朮白芍茯苓神各五錢、陳皮肉桂柴胡各一錢、枳殼五分、遠志白芥子蒼朮各三錢、水煎服

人有咳嗽不寧、心膈窒塞、吐痰不已、上氣滿脹、不能下通、人以為肺痺也、肺痺之成於氣虛、盡人而不知也、夫肺為相傳之官、治節出焉、統轄一身之氣、無經不達、無臟不轉、是氣乃肺之充、而肺乃氣之主也、肺病則氣病、而氣病則肺亦病、然則肺痺即氣痺也、肺痺既為氣痺、治肺痺者、烏可舍氣而不治乎、但肺雖主氣、而補氣之藥、不能直入於肺也、必須補脾胃之氣、以生肺氣、然而生肺氣者、止有脾胃之土、而尅肺者有心焉、仇肺者有肝焉、耗肺者有腎焉、一臟腑之生、不敵眾臟腑之尅、此氣之所以易衰、而邪之所以易入也、且脾胃之土、又能暗傷肺金、蓋飲食

入胃必由脾胃之氣以轉入於肺今脾胃既受風寒濕之邪則邪亦隨脾胃之氣而輸之於肺而肺乃受傷矣况多怒而肝之氣逆於肺多怒而腎之氣逆於肺肺氣受傷而風寒濕之邪遂填塞肺竅而成痺矣方用肺痺湯治之人參三錢茯苓三錢白朮五錢白芍五錢蘇葉二錢半夏一錢陳皮一錢枳壳三分黃連三分肉桂三分神麩五分水煎服連用二劑而咳嗽安再用二劑而窒塞開矣用十劑而諸症盡愈或謂人參助氣是矣但多用恐助邪氣何以用之咸宜乎不知肺氣之虛以成痺非肺氣之實以成痺也人參畏實不畏虛况又有蘇葉以治風半夏以消濕肉桂以祛寒則邪何能作祟哉而且白朮茯苓以健脾開胃白芍以平肝黃連肉桂以交心腎則肺氣自寧自然下降正不必陳皮之助矣

此症可用助氣散痺湯

甘草半夏乾薑各一錢桔梗茯苓神各三錢人參二錢陳皮紫苑各五分花椒黃芩各三分水煎服

人有下元虛寒復感寒濕腰腎重痛兩足無力人以爲此腎痺也而腎痺之成非盡由於風寒濕也夫腎雖寒臟而其中原自有火有火則水不寒而風寒濕無從而入無奈人過於作強將先天之水日日奔泄水去而火亦隨流而去使生氣之原竟成爲藏冰之窟火不能敵寒而寒邪侵之矣寒氣直入於腎宮以邪招邪而風濕又相因而至則痺症生矣故治痺之法不必去邪惟在補正補正者補腎中之火也然而火非木不長補火必須補水但補水恐增其濕濕旺而風寒有黨未必能遽去爲憂孰知腎水者火中之水也此乃真水而非邪水也真水衰而邪水始盛真水盛而邪水自衰故補真水而實足以制邪水也况水

○ 中有火何濕不去乎，夫最難治者水邪也。水邪既去，風寒不治而自散矣。方用腎痺湯：白朮一兩，山茱萸五錢，茯苓五錢，薏仁五錢，杜仲三錢，肉桂一錢，附子五分，防己五分，石斛二錢，地骨皮五錢。水煎服。二劑而腰輕，四劑而痛止，十劑而兩足有力。再十劑而全愈。方中補水之藥少，而去濕之藥多。然而又無非補水也。於水中補火，則火無太炎之患。於水中祛濕，則濕無太息之憂。寒濕既去，而風安得獨留哉。方中又有防己之祛邪，故風寒濕盡去也。

此症用利氣

丹亦效

白朮人參山藥各一兩，附子三錢，山茱萸四錢，薏仁五錢，破故紙二錢，防己三分。水煎服。

心痛門

○ 人有久患心疼，時重時輕。大約飢則痛重，飽則痛輕。人以為寒氣中心也。誰知是蟲傷胃腕乎。蓋心君寧靜，客寒客熱之氣皆不能到。倘寒氣犯心，立刻死矣。安能久痛乎。凡痛久不愈者，皆邪犯心包與胃口耳。但邪犯胃與心包，暫痛而不常痛也。斷無飢重而飽輕者。若蟲蝕則覓食頭上行，而無食以充其飢，則其身上攏口齧胃腕之皮，則若心痛，而實非心痛也。不殺蟲而但止其痛，痛何能止乎。方用化蟲定痛丹：生地二兩，水煎汁二碗，入白微二錢，煎汁一碗，淘飯食之。非吐物如蝦蟆，必瀉蟲如守宮也。大凡胃中濕熱，人多生蟲。飲食倍於尋常，皆易有蟲。以此方投之，皆能取效。不止治心痛之蟲也。蓋生地殺蟲於有形，而白微殺蟲於無形，合而用之，化蟲最神。蟲死而心痛自除，非生地

白微之能定痛也。

此症川草根
粥亦效

棟樹根一兩煎湯二碗入甘草
錢再煮粥一碗頓食之即止痛

人有一時心痛，倏痛倏已，一日而十數遍者，飲食無碍，晝夜不安，人以為此蟲也，而不知不然。夫蟲痛必非一日而成，豈有無端而一時心痛者乎？或曰：此火也。夫火則終日痛，而必非時痛時止者。然則為何痛乎？非火非虫，乃氣虛而微感寒濕之邪，邪冲心包而作痛，邪不冲心包而即不痛。即古人所云去來痛也。痛無補法，而獨去來痛，必須用補，不補虛而痛不能止，然徒用補藥而不加入祛寒祛痰之味，亦不能定痛也。方用去來湯：人參三錢，茯苓三錢，蒼朮三錢，白朮五錢，甘草二錢，川烏二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即止，再劑而痛不再發。方中用二朮為

君主，最有佳意。蓋痛雖由於氣虛，畢竟濕氣之侵心包也。二朮去濕而又健脾胃之氣，故用之以佐人參茯苓補氣以利濕，則濕去而氣更旺也。氣既旺矣，而川烏得直入心包，以祛逐其寒邪。半夏得行於中脘，而消其敗濁之痰。甘草和緩調停於邪正之間，以奏功於脅臑矣。

此症用蒼朮參
苓散亦甚效

人參草烏各一錢，茯苓蒼朮各三錢，
巴戟天一兩，水煎服，一劑即止痛。

人有心痛之極，苦不欲生，徹夜呼號，涕泗滂沱者，人以為火邪作祟也。然致此火邪之犯心者，何故乎？蓋因肝氣之鬱而不舒，木遂生火，以犯心矣。夫肝木生心火者也，而何以反致尅心？蓋心屬火，而火不可極，火極反致焚心，往往有自焚而死者。故心火太旺，火正為心之所惡，而又得肝木之助火，則心不能受，必呼

號求救於四隣，自然涕淚交垂矣。且肝木之火，又係鬱火，正火順而鬱火逆，尤非心之所喜，故入心而心不受，然火勢太旺，又不能遏抑，偏欲直入於心宮，而心包又掩護重重，未易焚燒，但肝木之鬱火，乃木中之火，龍雷之火也。每從下而上，冲霹靂之威，震開天門，火光所至，焚林燒木，天地且爲之動蕩，何能止遏哉。此肝火之冲心，所以直受其害也。治法必須瀉肝木之火，更須解木氣之鬱，而少佐以安心之劑，則心痛自止也。方用救痛安心湯：白芍一兩，炒梔子三錢，甘草一錢，柴胡二錢，貫仲二錢，乳香一錢，沒藥一錢，蒼朮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定，再劑而全愈矣。白芍柴胡最解肝氣之鬱，梔子貫仲最瀉肝火之暴，乳香沒藥最止臟腑之痛，而甘草蒼朮和中消濕，輔佐得宜，故一劑而奏功也。

此症用施香

飲亦妙

炒梔子荆芥各三錢 茯苓五錢 甘草乳香末丹
砂末木香末各一錢 水煎調服 一劑即止痛

人有真正心痛，法在不救，然用藥得宜，亦未嘗不可生也。其症心痛不在胃脘之間，亦不在兩脇之處，恰在心窩之中，如蟲內咬，如蛇內鑽，不特用飯不能即飲，水亦不可入，手足冰冷，面目青紅者，是也。夫真心痛，原有兩症，一寒邪犯心，一火邪犯心也。寒犯心者，乃直中陰經之病，猝不及防，一時感之，立刻身死，死後必有手足盡紫黑者，甚則遍身俱青，多非藥食能救，以至急而不遑救也。倘家存藥餌，用人參一二兩，附子三錢，急煎救之，可以望生，否則必死。若火犯心者，其勢雖急而猶緩，可以遠覓藥餌，故不可不傳方法以救人也。余言前症，正火邪犯心也，但同是心疼，何以辨其一爲寒，而一爲熱，蓋寒邪舌必滑，而熱邪舌

必燥耳。倘辨其為火熱之心痛，即用救真湯投之。炒梔子三錢，炙甘草一錢，白芍一兩，廣木香末二錢，石菖蒲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止矣。不必更用二劑。但痛止後，必須忍飢一日，斷不再發。或曰：既是真心痛，宜用黃連以直治心火，何以不治心而治肝耶？不知肝為心之母，瀉肝木之氣，則肝不助火，而心氣自平。瀉肝木正善於瀉心火也。倘直瀉其心，則心必受傷。雖暫取效於一時，而脾胃不能仰給於心火，則生氣遏抑，必至中脘虛寒，又變成他症矣。此黃連之所以不用，而反用梔子也。

人有患心疼之病，百藥治之不效。得寒則痛，得熱亦痛。蓋此症非心痛，乃胃痛也。寒熱俱能作痛，蓋寒與熱不並立，寒熱同乘於心胃之間，寒欲凌熱而熱不肯相讓，熱欲欺寒而寒不肯相安，兩相攻戰，勢均力敵。治心則胃氣受傷，治胃則心氣受損，所以

治寒治熱而兩無一效也。治法宜兩治之，以解紛而心痛自愈。方用雙治湯：附子一錢，黃連一錢，白芍五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立愈。用黃連以清心火，用附子以祛胃寒。用白芍甘草為君，使兩家有和解之好。蓋芍藥甘草最能入肝平木，肝氣既平，自然不去尅胃而又去生心，調和於心胃之間，實有至理，非漫然而用之者也。

此症亦可用蒼烏煖心丹

白朮一兩，白芍二錢，茯苓五錢，蒼朮三錢，川烏一錢，肉桂、甘艸各五分，水煎服，下喉即止痛。

人有心痛不能忍，氣息奄奄，服薑湯而少安，手按之而能忍，日輕夜重，痛陣至時，幾不欲生，人以為此寒痛也。用熱藥少止，片時而仍痛，其故何？與寒有不同也。凡人心君寧靜，由於腎氣之通心也。腎氣不交於心，而寒邪中之心，遂不安而痛矣。倘徒祛其

寒而不補其腎，則腎虛而火不能下熱於腎中，即腎虛而水不能上交於心內。此治心必須治腎，而補腎中之火以救心，尤必須補腎中之水以救腎也。方用補水救火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三錢，巴戟天五錢，山藥三錢，白朮五錢，肉桂一錢，北五味五分。水煎服，一劑而痛可止，二劑而痛全愈，十劑而痛不再發。此方視之絕非治心痛之藥，而用之治心腎不交之心痛，實有奇功。蓋腎中水火不交，而腎邪直犯於心矣。吾補其腎中之水火，水得真火以相生，火得真水以相養，腎中之陰陽既濟，則心腎之陰陽又安得有冰炭之乖乎？故不必引其上下之相交，而腎氣自通於心，心氣自降於腎，一如夫婦之好合矣。邪亦烏能間之，况原無寒邪哉。

此症用交濟湯亦佳

白朮 蒼朮 各五錢
 肉桂 破故紙 兔絲子 各三錢
 廣木 香甘草 各一錢
 熟地 一兩
 水煎服

多用孰知白芍必多用而後能取勝用至一二兩則其力倍於尋常自能遍舒其肝氣况助以柴胡之疏泄甘草之調劑桃仁白芥以攻其敗瘀乳香廣木以止其痛疼安得不直搗中堅以解散其敵壘哉

此症亦可用宜鬱定痛湯

白芍一兩川芎當歸丹皮各三錢柴胡二錢甘草白芥子大黃牛膝炒梔子各一錢水煎服二劑即安

人有橫逆驟加一時大怒叫號罵詈致兩脇大痛而聲啞者人以爲怒氣傷肝矣然而其人必素有火性者此等肝脉必洪大而無倫次眼珠必紅口必大渴呼水舌必乾燥而開裂當急用平肝瀉火之藥方能舒其暴怒之氣倘少遲藥餌或藥餌不中其病必觸動其氣有吐血傾盆之患矣急用平怒湯白芍三兩丹皮一兩當歸一兩炒梔子五錢荆芥炒黑五錢天花粉三錢甘

草一錢香附三錢水煎服一劑而氣少舒二劑而氣大平三劑痛如失不必四劑也蓋肝性最急怒則其氣不平用芍藥平其氣也甘草緩其急也肝氣既平而且緩而後可散其氣而瀉其火矣當歸辛以散之也荆芥引而散之也梔子丹皮涼以瀉之也然而徒散其火而火爲痰氣所結則散火而未能遽散故又加香附以通其氣加花粉以消其痰君臣佐使無非解紛之妙藥怒氣雖甚有不自知其解而解者矣或疑藥劑太重涼藥過多詎知其人素係有火又加大怒則五臟無非熱氣苟不用大劑涼藥何以平其怒而解其火哉

此症用平怒散亦妙

白芍一兩丹皮一兩當歸五錢炒梔子牛膝各三錢甘草柴胡廣木香各一錢枳殼八分水煎服一劑輕三劑愈

人有跌撲之後兩脇脹痛手不可按人以爲瘀血之作祟也用小

柴胡湯加草龍膽青皮等藥而愈，次年而左脇復痛，仍以前藥治之，不能取效。蓋瘀血存於其中，積而不散，久而成痛也。夫小柴胡乃半表半裏之藥，最能入肝以舒木，而脇正肝之部位，宜乎取效而不效者，以小柴胡止能消有形之活血，而不能散有形之死血也。血活易於流動，行氣而瘀滯可通，血死難於推移，行氣而沉積不化，必用敗血之藥，以下死血而痛可除也。方用抵當丸，以水蛭、虻蟲有形之毒物，庶易下有形之死血耳。服一劑必便黑血而愈，愈後乃用四物湯加減而調理之。熟地一兩，白芍一兩，丹皮三錢，川芎一錢，當歸五錢，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四物湯補血之劑也，既下死血，何以又補其血乎？不知血死既久在肝經，則肝血已無生氣，若不補其血，則肝舍空虛，未必不因虛而成痛，惟補其血，則死血方去，而新血即生，肝氣快樂。

何至有再痛之虞乎？然則補血可也。又加三七根以止血者，何居？恐水蛭、虻蟲過於下血，萬一死血行而活血隨之而下，不徒補無益乎？所以於補中止之，得補之益，而無下之失，始奏萬全之功也。

此症亦可用散瘀湯

水蛭炒黑色為末一錢，當歸五錢，丹皮紅花各五錢，甘草一錢，生地三錢，水煎服，一劑即愈。

人有右脇大痛，腫起如覆杯，手不可按，按之痛益甚，人以為肝經之火也。誰知是脾火內伏，瘀血存注而不散乎？夫脇雖為肝位，而肝必尅脾，脾受肝尅，則脾亦能隨肝而作痛，然而無形之痛，治肝而痛可止，有形之痛，治脾而痛始消。今痛而作腫，正有形之痛也，乃瘀血積於脾中，鬱而不舒，乘肝部之隙，因外腫於右脇耳。治法必須通脾中伏熱，而下其瘀血，則痛可立除也。方用

敗瘀止痛湯、大黃三錢、桃仁十四粒、當歸三錢、白芍一兩、柴胡一錢、黃連一錢、厚朴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瘀血下，二劑而痛除，腫亦盡消。此方大黃、柴胡、黃連同用，能掃瘀去陳，開鬱逐火，迅速而無留滯之苦。然非多用白芍，則肝氣難平，而脾中之熱受制於肝，正不易散，是病在脾而治仍在肝也。

此症用木土兩平湯亦效

石膏、茯苓、蒼朮、炒梔子各三錢、白芍五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愈。

人有貪色房勞，又兼惱怒，因而風府脹悶，兩脇作痛，人以為色慾損腎，怒氣傷肝，理當兼治，而不知兼治之中，尤當治腎也。蓋肝為腎之子，腎足而肝氣易平，腎虧而肝血多燥，肝惡急，補血以制其急，不若補水以安其急也。况肝血易生，而腎水難生，所以肝血不足，輕補肝而水得其養矣。腎水不足，非大用補腎之味。

則水不能生，然則房勞之後，脇痛其虧於精者更多，烏可重治肝，而輕治腎哉。方用填精益血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柴胡一錢、丹皮二錢、沙參三錢、茯苓二錢、地骨三錢、白朮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肝氣平，二劑而脇痛止，連服十劑全愈。此方重於補腎以填精，輕於舒肝以益血，治肝腎之中，而復去通腰臍之氣，腰臍氣利，而兩脇之氣，有不同利者乎。故精血生而痛亦止耳。

此症亦可用水木兩滋湯

熟地一兩、山茱萸、山藥各四錢、白芍、當歸各五錢、甘草一錢、水煎服。

頭痛之症，其因不一。或因風寒外感，或因風熱上攻，或因肝火上升，或因心火上升，或因脾虛氣滯，或因腎虛精竭。其症之輕重，其因之遠近，其治之宜否，皆視其人之體質與病之新久而定。其治法，不外乎清熱、散風、化滯、補虛、引火歸元等法。然其最難治者，莫如邪氣入腦，或曰腦風。此症之起，多由外感之邪，乘虛而入，或由於內傷之積，久而成疾。其症之發，多由腦風之動，而致氣血逆亂，清陽不升，濁陰不降，故頭目赤紅，或如破裂如裂者。所謂真正頭痛也。此病一時暴發，法在不救。蓋邪入腦髓，而不得出也。雖然邪在腦，不比邪犯心與犯五臟也。苟治之得法，亦有生者。我今傳一奇方，以救世。名為救腦湯。辛夷三錢，川芎一兩，細辛一錢，當歸二兩，蔓荊子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即止。細辛、蔓荊治頭痛之藥也。然不能直入於腦，得辛夷之導引，則入之矣。但三味皆耗氣之味，同川芎用之，雖亦得愈頭痛，然而過於辛散，邪氣散而真氣亦散矣。故又加入當歸之補氣補血，則氣血周通於一身，邪自不能獨留於頭上矣。有不頓愈者乎。

頭痛門

人有頭痛連腦，雙目赤紅，如破如裂者，所謂真正頭痛也。此病一時暴發，法在不救。蓋邪入腦髓，而不得出也。雖然邪在腦，不比邪犯心與犯五臟也。苟治之得法，亦有生者。我今傳一奇方，以救世。名為救腦湯。辛夷三錢，川芎一兩，細辛一錢，當歸二兩，蔓荊子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痛即止。細辛、蔓荊治頭痛之藥也。然不能直入於腦，得辛夷之導引，則入之矣。但三味皆耗氣之味，同川芎用之，雖亦得愈頭痛，然而過於辛散，邪氣散而真氣亦散矣。故又加入當歸之補氣補血，則氣血周通於一身，邪自不能獨留於頭上矣。有不頓愈者乎。

此症用護首湯亦效

川芎五錢，當歸一兩，白芷、郁李仁、天花粉各三錢，蔓荊子一錢。水煎服。一劑效。

辨證錄 卷之二
人有頭痛如破，走來走去，無一定之位者，此飲酒之後，當風而臥，風邪乘酒氣之出入，而中之也。酒氣既散，而風邪不去，遂留於太陽之經。太陽本上於頭，而頭為諸陽之首，陽邪與陽氣相戰，故往來於經絡之間，而作痛也。病既得之於酒，治法似宜兼治酒矣。不知用解酒之藥，必致轉耗真氣，而頭痛愈不能效。不若直治風邪，能奏效之速也。方用救破湯：川芎一兩，細辛一錢，白芷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止，不必再劑也。蓋川芎最止頭痛，非用細辛，則不能直上於巔頂，非用白芷，則不能盡解其邪氣，而遍達於經絡也。雖如藁本他藥，未嘗不可止痛，然而大傷元氣，終遜川芎散中有補之為得也。

此症亦可用芷

桂川芎湯

川芎一兩，白芷三錢，桂枝三分，水煎服，一劑即止痛。

人有頭疼，不十分重，遇勞遇寒，遇熱皆發，倘加色慾，則頭岑岑而欲臥矣。此乃少年之時，不慎酒色，又加氣惱而得之者也。人皆以頭痛之藥治之，而不愈者何也？蓋此病得之腎勞，無腎水以潤肝，則肝木之氣燥，木中龍雷之火，時時沖擊一身，而上升於巔頂，故頭痛而且暈也。治法宜大補其腎中之水，而少益以補火之品，使水足以制火，而火可歸源，自然下引而入於腎宮，火有水養，則龍雷之火安然居腎，不再上升，而為頭痛也。方用八味地黃湯，加減用之。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山藥五錢，茯苓丹皮澤瀉各三錢，川芎一兩，肉桂一錢，水煎服，二劑而頭輕，十劑而全愈。然後去川芎，而加白芍當歸各五錢，再服二十劑，永不發矣。蓋六味湯為補精之聖藥，肉桂為引火歸經之神品，川芎治頭痛之靈丹，合而用之，所以奏功如响，惟是頭痛在上焦。

補腎中之水火在下焦也何以治下而上愈且川芎乃陽藥也何以入之至陰之中偏能取效耶不知腦髓與腎水原自相通補腎而腎之氣由河車而直入於腦未嘗相格也川芎雖是陽藥然能補血而走於巔頂既可上於巔頂獨不可入於腦內乎况加之肉桂以助命門之火同氣相合故能同羣共濟使宿疾老邪盡行祛散而腎中水火又復既濟何至有再冲上焦之患乎十劑之後不再用川芎者頭痛既痊不可再用以耗真氣故改用白芍當歸腎肝同治使水氣無乾燥之憂而龍雷之火且永藏於腎宅尤善後之妙法倘倦服藥湯改湯為丸末為不可也

此症用五德

飲亦佳

熟地二兩麥冬玄參各一兩川芎五錢肉桂三分水煎服一劑而火降二劑而痛止連服一月永不再發

人有患半邊頭風者或痛在右或痛在左大約痛於左者為多百藥治之同效人不知其故此病得之鬱氣不宜又加風邪襲之於少陽之經遂致半邊頭痛也其病有時重有時輕大約遇順境則痛輕遇逆境則痛重遇抑抑之事而更加之風寒之天則大痛而不能出戶痛至歲久則眼必縮小十年之後必至壞目而不可救藥矣治法急宜解其肝膽之鬱氣雖風入於少陽之膽似乎解鬱宜解其膽然而膽與肝為表裏治膽者必須治肝况鬱氣先傷肝而後傷膽肝舒而膽亦舒也方用散偏湯白芍五錢川芎一兩郁李仁一錢柴胡一錢白芥子二錢香附二錢甘草一錢白芷五分水煎服毋論左右頭疼一劑即止痛不必多服夫川芎止頭痛者也然而川芎不單止頭痛同白芍用之尤能平肝之氣以生肝之血肝之血生而膽汁亦生無乾燥之

苦而後郁李仁白芷用之自能上助川芎以散頭風矣况又益之柴胡香附以開鬱白芥子以消痰甘草以調和其滯氣則肝膽盡舒而風於何藏故頭痛頓除也惟是一二劑之後不可多用者頭痛既久不獨肝膽血虛而五臟六腑之陰陽盡虛也若單治膽肝以舒鬱未免銷鑠真陰風雖出於骨髓之外未必不因勞因感而風又入於骨髓之中故以前方奏功之後必須改用補氣補血之劑如八珍湯者治之以為善後之策也

此症亦可用

半解湯

白芍一兩柴胡二錢當歸三錢川芎五錢
甘草一錢蔓荊子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

人有遇春而頭痛者晝夜不得休息昏悶之極惡風惡寒不喜飲食人以爲中傷寒風之故而不知非也內經云春氣者病在頭氣弱之人陽氣不能隨春氣而上升於頭故頭痛而昏悶也凡

有邪在頭者發汗以散表邪則頭痛可愈今因氣微而不能上升是無表邪也無邪而發汗則虛其虛矣而清陽之氣益難上升氣既不升則陽虛而勢難外衛故惡風寒氣弱而力難中消故憎飲食耳治法補其陽氣則清氣上升而濁氣下降內無所怯而外亦自固也方用升清固外湯黃芪三錢人參二錢炙甘草五分白朮三錢陳皮三分當歸二錢白芍五錢柴胡一錢蔓荊子一錢川芎一錢天花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減再劑而病愈此方卽補中益氣之變方去升麻而用柴胡者以柴胡入肝提其木氣也木主春升木以應春氣使不陷於肝中自然清氣上升况參芪歸芍無非補肝氣之藥氣旺而上榮外固又何頭痛之不愈哉

此症亦可用

升陽湯

人患頭痛雖盛暑大熱之時必以帕蒙其首而頭痛少止苟去其帕少受風寒其痛即發而不可忍人以爲風寒已入於腦誰知乃氣血兩虛不能上榮於頭而然夫腦受風寒藥餌上治甚難用祛風散寒之藥益傷氣血而頭愈痛古人有用生萊菔汁以灌鼻者因鼻竅通腦萊菔善開竅而分清濁故用之而可愈頭風然又不若佐以生薑自然汁爲更勝也蓋萊菔祛腦中之風是其所長不能祛腦中之寒二物同用則薑得萊菔而併可祛風萊菔得薑而兼可祛寒也其法用生萊菔汁十分之七生薑汁十分之三和勻令病人口含凉水仰臥以二汁匙挑灌鼻中至不能忍而止必眼淚口涎齊出其痛立止也痛止後用四物湯加羌活藁本甘草數劑調理斷不再發此等治法實法之至

巧者

此症亦可用

爽氣丹

人參三錢白朮甘草黃芪當歸茯苓川芎各一錢
防風荆芥各五分半夏八分水煎服服一月全愈

腹痛門

人有腹痛欲死，手按之而更甚，此乃火痛也。但火痛不同，有胃火、有脾火、有大小腸火、有膀胱火、有腎火，不可不辨也。胃火者必汗而渴，口中臭，脾火痛者必走來走去，無一定之處也。大腸火者大便必閉結，而肛門必乾燥，後重，小腸火者小便必閉澀如淋，膀胱火者小便閉澀而若急，腎火者則強陽不倒，口不渴而面赤，水竅澀痛是也。既知火症分明，然後因症以治之，自然不差。然而各立一方，未免過於紛紜。我有一方，可以共治有火之腹痛，方名導火湯。玄參一兩，生地五錢，車前子三錢，甘草一錢，澤瀉二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諸痛皆可愈也。夫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玄參、生地滋其陰，而陽火自降，况又益之。車前、澤瀉之滑利，甘草之調和，尤能導火解氣，化有事為無事，倘知為胃

火而加石膏，知為脾火，而加知母，知為大腸火，而加地榆、小腸火，而加黃連，知為膀胱火，而加滑石，知為腎火，而加黃柏，尤效之極也。

人有終日腹痛，手按之而寬快，飲冷則痛劇，此寒痛也，不必分別臟腑，皆命門火衰，而寒邪留之也。蓋命門為一身之主，命門寒而五臟七腑皆寒矣。故只宜溫其命門之火為主，然命門之火不可獨補，必須治兼脾胃，火土相合，而變化出焉。然又不可止治其土，蓋土之仇者肝木也，命門助土，而肝木乘之，則脾胃之氣仍為肝制，而不能發生，必須制肝，使木不尅土，而後以火生之，則脾胃之寒邪既去，而陽氣升騰，濁陰銷亡於烏有，土木無戰，尅之憂而腸腹享安寧之樂矣。方用制肝益火湯：白芍三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甘草一錢，肉桂一錢，肉豆蔻一枚，半夏一

錢，人參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痛減半，再劑而痛盡除也。方中雖六君子加減，無非助其脾胃之陽氣，然加入白芍，則能平肝木之氣矣。又有肉桂以溫命門之火，則火自生，土而肉豆蔻復自煖其脾胃，則寒邪不戰而自走也。

此症亦可用

消寒飲

白朮人參各五錢，肉桂肉豆蔻甘草各一錢，水煎服，一劑即止。

人有腹痛，得食則減，遇飢則甚，面黃體瘦，日加困頓者，此腹內生蟲也。夫蟲之生也，必有其故，或因飢食難化之物，渴飲寒冷之湯，以致久變為蟲者有之。若陰陽之氣旺，蟲即生而亦隨滅，安能久據於腹，而作巢窟哉。惟其陰陽之氣衰，不能運化於一身，而蟲乃生，而不死矣。其初食物，後將飲血，而不可止，及至飲血，而腹痛之病作，然則治法烏可單殺蟲，而不培其陰陽之氣血。

乎方用衛生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白微一錢甘草一錢梔子十枚切片檳榔一錢史君子十箇去壳乾葛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腹轉痛二劑而腹痛除矣此服藥後而腹痛者拂蟲之意切戒飲茶水一飲茶水止可殺蟲之半而不能盡殺之也故禁食半日則蟲盡化為水從大小便而出方中用人參白朮為君以升其陽氣陽升而蟲不能自安必頭向上而覓食所佐者盡是殺蟲之藥蟲何能久存哉倘一飲茶水則蟲得水而反可死中求活矣雖暫時安貼久則蟲多而痛如故也

此症用逐蟲丹頗效

白微茯苓各三錢雷丸甘草檳榔各一錢黃連五分史君子十箇烏梅一箇水煎服二劑全愈

人有腹痛至急兩脇亦覺脹滿口苦作嘔吞酸欲瀉而又不可得此乃氣痛也用寒藥治之不效熱藥亦不效用補藥亦不效蓋

肝木氣鬱下尅脾土土畏木尅而陽氣不敢升騰因之下行而無可舒泄復轉行於上而作嘔彼此牽掣而痛無已時也治法必須疏肝氣之滯而又升騰脾胃之陽氣則土不畏木之侵凌而痛自止也方用逍遙散加減最妙柴胡一錢白芍五錢白朮一錢甘草一錢茯苓三錢陳皮一錢當歸二錢神麩一錢水煎服二劑而痛止矣蓋逍遙散解鬱而此痛又須緩圖不必更用重劑再服四劑而奏功全矣

此症用蒼白甘草湯亦妙

蒼朮五錢白芍一兩甘草一錢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多食生冷燔炙之物或難化之品存於腹內作痛手按之而痛甚者此食積於腸閉結而不得出有燥屎之故也法宜逐積化滯非下之不可然而下多亡陰不可不防夫人能食者陽旺

也能食而不能化者陰衰也。使陽旺之人何物不能消化焉。有
停住大腸之理。必陰血不能潤於大腸。陽火焚爍而作祟。遂致
大腸熬乾。留食結為燥屎而不下矣。及至燥屎不下。則陰陽不
通。變成腹痛之楚。治宜於滋陰之中。而佐以祛逐之味。則陰不
傷。而食又下也。方宜用逐穢丹。當歸尾五錢。大黃三錢。甘草一
錢。枳實一錢。丹皮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燥屎下。腹痛頓除。不必
用二劑也。此方用大黃枳實。以逐穢。加入當歸丹皮。以補血生
陰。攻補兼施。復何患於亡陰哉。

此症用利腹
湯亦甚效

大黃三錢。當歸五錢。枳壳。山查。麥芽。厚朴。甘草各
一錢。桃仁十粒。水煎服。一劑即通。腹亦不痛矣。

人有腹痛從右手指冷起。漸上至頭。如冷水澆灌。由上而下。而腹
乃大痛。既而遍身大熱。熱退則痛止。或食或不食。或過於食。而

皆痛也。初則一年一發。久則一月一發。發久則旬日一發也。用
四物湯。加解鬱之藥。不應。用四君子湯。加消積之藥。又不應。用
二陳湯。加消痰破氣和中之藥。復不應。人以爲有瘀血存焉。誰
知是陽氣大虛乎。蓋四肢爲諸陽之末。而頭乃諸陽之會。陽虛
惡寒。陰虛惡熱。陽虛而陰來。乘之則發寒。陰虛而陽往。乘之則
發熱。今指冷而上。至於頭明。是陽不能敵陰。以失其健運。而痛
乃大作。痛作而熱者。寒極變熱也。及其寒熱兩停。陰陽俱衰。兩
不相關。故熱止而痛亦止也。治法。單補其陽。陽旺而陰自衰。况
陽旺則氣自旺。氣旺則血自生。氣血兩旺。而陰陽又何致爭戰。
而作痛哉。方用獨參湯。人參一兩。加陳皮八分。甘草一錢。水煎
服。數劑而痛輕。十劑而痛止矣。夫獨參湯。乃補氣之藥也。仲景
夫子曰。血虛氣弱。以人參補之。故用之而止痛也。或曰。四君子

湯亦補氣之劑，何以用之而不效，蓋四君子有白朮茯苓以分人參之權，不若獨參湯之功專而力大，况前此兼用消積破氣之藥，是為誅伐無過，用人參止可救失耳，何能成功哉。

此症用陰陽和合湯亦效

白朮五錢，人參二錢，甘草一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枳殼五分，水煎服，二劑全愈。

腰痛門

人有兩腰重如帶三千文，不能俯仰者，夫腰痛不同，此病因房勞力役，又感風濕而成傷腎之症，治須補腎矣，然有補腎而腰愈痛者，其故何也，蓋腰臍之氣未通，風濕入於腎，而不得出故也，法宜先利其腰臍之氣，以祛風利濕，而後大補其腎中之水火，則腰輕而可以俯仰矣，方用輕腰湯，白朮一兩，薏仁一兩，茯苓五錢，防己五分，水煎服，連服二劑，而腰輕矣，此方惟利濕而不治腰，又能利腰臍之氣，一方而兩治之也，然不可多服者，以腎宜補而不可瀉，防己多用，必至過洩腎邪，腎已無邪可祛，而反損正氣，故宜用補腎之藥，而前藥不可再用矣，方另用三聖湯，杜仲一兩，白朮五錢，山茱萸四錢，水煎服，此方補腎中之水火，而仍利其腰臍者，腎氣有可通之路，則俯仰之間，無非至適也。

此症用木桂

湯亦神

白木三兩肉桂三分水煎服二劑全愈不再發

人有動則腰痛自覺其中空虛無着者乃腎虛腰痛也夫腎分水
 火未可以虛字一言了之經謂諸痛皆屬於火獨腎虛腰痛非
 火也惟其無火所以痛耳治法似宜單補腎中之火然而火非
 水不生若徒補火而不補水所謂無陰不能生陽而痛不可遽
 止必須於水中補火水火既濟腎氣足而痛自除此即貞下起
 元之意也方用補虛利腰湯熟地一兩杜仲五錢破故紙一錢
 白木五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自愈熟地補腎水也得白木則利
 腰臍而熟地不膩杜仲破故補火以止腰痛者也得熟地則潤
 澤而不至乾燥調劑相宜故取效最捷耳

此症用實腰湯亦佳

杜仲一兩白木二兩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肉桂一錢水煎服十劑全愈

人有腰痛日重夜輕小便艱澀飲食如故者人以爲腎經之虛誰
 知是膀胱之水閉乎膀胱爲腎之府火盛則水不能化而水反
 轉入於腎之中膀胱太陽之經也水火雖犯腎陰而病終在陽
 而不在陰若不治膀胱而惟治腎用補精填水或用添薪益火
 適足以增其腎氣之旺陰旺而陽亦旺腎熱而膀胱益熱致水
 不流而火愈熾膀胱之火愈熾必更犯於腎宮而腰之痛何能
 痊乎方用寬腰湯治之車前子三錢薏仁五錢白木五錢茯苓
 五錢肉桂一分水煎服一劑而膀胱之水大泄二劑而腰痛頓
 寬也夫車前茯苓以利膀胱之水薏仁白木以利腰臍之氣則
 膀胱與腎氣內外相通又得肉桂之氣尤易引腎氣而外達於
 小腸從陰器而盡洩腰痛有不速愈哉

此症用木桂加
澤瀉湯亦神
白木一兩澤瀉三錢肉桂
五分水煎服一劑即通

人有大病之後腰痛如折久而成爲僂僂者此乃濕氣入於腎宮
候服補腎之藥而成之者也夫腰痛明是腎虛補腎正其所宜
何以用補腎填精之藥不受其益而反受其損乎不知病有不
同藥有各異大病之後腰痛如折者乃脾濕而非腎虛也脾濕
當去濕而乃用熟地山茱一派滋潤之藥雖非剋削之味而濕
以加濕正其所惡故不特無益而反害之也醫工不悟而以為
補腎之藥尚少用之也益多加其分兩則濕以助濕腰骨河車
之路竟成泛濫之鄉矣欲不成僂僂不可得也方用起僂湯意
仁三兩白木二兩黃芪一兩防風三分附子一分水煎服日用
一劑服一月而腰輕服兩月而腰可伸矣服一月而全愈此方

利濕而又不耗氣氣旺則水濕自消加入防風附子於芪朮之
中有鬼神不測之機相畏而相使建功實奇萬不可疑藥劑之
大而少減其品味使廢人不得爲全人也

此症用芪朮防
桂湯亦可
白木四兩黃芪二兩防已一錢肉
桂一錢水煎服十劑輕二十劑愈

人有跌打閃挫以至腰折不能起牀狀似僂僂者人以為此腰痛
也而不可作腰痛治然腰已折矣其痛自甚何可不作腰痛治
哉或謂腰折而使之接續其中必有瘀血在內宜於補腎補血
之中而少加逐瘀活血之藥似未可止補其腎也而不知不然
夫腎有補而無瀉加逐瘀之味必轉傷腎臟矣折腰之痛內傷
腎臟而非外傷陰血活血之藥不能入於腎之中皆不可用而
必須獨補腎也惟是補腎之劑小用不能成功耳方用續腰湯

熟地一觔白朮半觔水大碗數碗煎服一連數劑而腰如舊矣
夫熟地原能接骨不止補腎之功白朮善通腰膂之氣氣通則
接續更易但必須多用為神耳使加入大黃白芍桃仁紅花之
藥則反敗事若恐其腰痛而加杜仲破故胡桃等品轉不能收
功矣

人有露宿於星月之下感犯寒濕之氣腰痛不能轉側人以為血
凝於少陽膽經也誰知是邪入於骨髓之內乎夫腰乃腎堂至
陰之宮也霜露寒濕之氣乃至陰之邪也以至陰之邪而入至
陰之絡故搖急而作痛惟是至陰之邪易入而難散蓋腎宜補
而不宜瀉散至陰之邪必瀉至陰之真矣然而得其法亦正無
難也方用轉腰湯白朮一兩杜仲五錢巴戟天五錢防已五分
肉桂一錢蒼朮三錢羌活五分桃仁五粒水煎服一劑而痛輕

再劑而痛止也此方以白朮為君者利濕而又通其腰膂之氣
得杜仲之相佐則攻中有補而腎氣無虧且益之巴戟肉桂以
祛其寒蒼朮防已以消其水更得羌活桃仁逐其瘀而行其滯
雖瀉腎而實補腎也至陰之邪既去而至陰之真無傷故能止
痛如神耳

此病用木桂防
菴湯亦佳

白朮二兩肉桂三錢防已一錢
菴菴草五錢水煎服十劑見效

